

其間。但是，在這大戰進行的時候，尤其在戰爭的狂暴和攻襲因敵人的困疲而遏制下去的時候，我們可以希望看見那對於文學與科學是純正的和誠懇的一切，執定着自己，光輝的才知之流露，新的田野之探求，是不能由願望或即希望而來。但是，我想，我們將看見一種沿着老路的平靜的執着，並且我們可以爲多量假品的消滅而安慰的。自登廣告的走方郎中，翹首站在街上，將漸見厭累了。我們大概許很少再會聽到關於風行作家的話了。可是那些文學的枝幹並不靠着廣告，而爲着愛好不斷勞作的那些受到戰爭的痛苦之影響，大半可信是比較我們所預料的要少，我們的預料，是在戰爭第一次從那看去似乎相關地和平常一樣蔚藍的天空裏震擊到我們身上的那時候。

## 船艙裏的風波

王家楫

從縣城到梅鎮，有二種走法，一乘小火輪，一乘夜航船。老相常取後者，航船來得價廉，並且抽雅片也方便些。

船艙裏的風波

七

說起老相，他雖不過是一個地保，但在梅鎮，除了董事老爺，他也算一個重要分子。假使董事老爺可比之以政府主席，那老相就是黨國要人了。可惜梅鎮沒有報紙，否則老相由夜航船入城或回鄉，一定在要人行蹤那樣的記載。

老相入城是難得的，除非公幹。前三天，他進城，今天回去，爲的是鎮上李家小媳婦跟着姘頭——張金——潛逃，匿居城內，董事老爺受李家之託，老相奉命親自出馬，進城尋人，好容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這一對野鴛鴦的住址打聽到，由警察局幫忙，人是全帶住，男的被送進警察局，女的由老相押着回鄉。

那小媳婦兒，並不怕，更不羞，事已如此，祇有跟着老相走。據說這女人，姘頭已有三桌——梅鎮以桌數來計算女人的姘頭，每桌八人，三八二十四，說時髦些二打——這未免有些誇張，老吃老做是無疑的。

老相今晚分外高興，當然勞苦功高的把事情辦妥了，在董事老爺前有了交代，尤其船是夜裏開，同這小騷達兒同船，說不定有些好處。

船已開了。是秋夜，月光亮閃閃地映着水波，清風吹得二岸的蘆葦瑟瑟地響。可惜搖船的只會搖船，管船伏在船梢只會喝白干，老相只會抽烟過癮，小媳婦悶着盤算自己的心事，

都不懂得做詩，把美景白糟蹋了。

「雌兒臉蛋兒倒俊俏，十隻狐狸九隻刁，十個女人九個騷，他媽媽的……」老相對着烟燈在轉念頭。

「噲，李家 嫂，我真不懂你會看中張金那畢三樣子！看中我——老相——強多例！」老相提着烟槍，打了一個哈哈。

女人一聲不響。

「現在世界也變了！」管船放下白干杯岔進來，「女人家嫖姘頭算新式！就俊李家大嫂子，前幾年還不是規規矩矩的，現在越發新式了！」

「可不是，人長得俏，就難免不做些風流勾當了！哈！哈！」老相嘴裏噴着烟露。

「我告訴你，老管，」靜然了一回，老相說，「今天警察局吳老總，一定要把她——李家阿嫂——一同關起來呢！幸虧我說了個情，你想她女人家，怎吃得起苦！關一夜不打緊，明天拉出來打三五十下板子算不了一回事！」

「還不是您老的面子——」李家阿嫂聽着，他老人家幫你忙呢！」  
女的仍不開口。

船進了窄港，管船到船上幫着撐篙。老相已過足了癮，坐起來收拾烟具。

「李家阿嫂，爲什麼今晚老不開口？有話好說，悶在肚裏會生病！我什麼事都肯幫你的忙呢！」老相嘻皮涎臉的把眼睛瞟過去。

「承你要好，我也沒什麼說的，不過張金關在監裏，我想他也吃不了苦，求你老開恩變個法兒，早些弄了他出來，大家並非無事才行。」女人盤坐在艙板上，抬起頭來，一雙水露的眼睛敏疾地閃來閃去。

「啊唷！看你不出，阿嫂，這樣多情！張金那小子，也前世修的福！他壞了你的名譽，幾乎害你吃官司，你還顧憐他到如此！我看你太癡了，還管得到他的事。」

「你老的話是不錯，他一個人吃苦，我總覺得有些對不住他，腿生在我身上，這次逃走也不僅是他的意思。」

「好，別誤了，我能幫你忙，總得給你想法子——不早了呢，睡吧！」

女的占據了外艙，老相在裏艙睡下了，二人間有三尺的距離。

「這東西，的確風騷，細皮白肉，彎眉細眼，無怪她姘頭有幾桌，我老相也想筓一筓呢！」老相鑽進被窩想。

「啊啲！有風！」老相把頭重又鑽出來，坐起身，順手關上了後艙門。有風，是假的，老相肚裏明白。他接着把艙裏的燈吹熄了。

「啊啲，還有風！他媽的！」老相把鋪蓋望外移，與女人間的距離是消除了。女的什麼都明白，假裝不聽見，把身望外側着。

「阿嫂，你可吹着風？」老相搭訕着說。

「沒有，一點也沒有！」

老相似乎找不到旁的話可說，捲着被望外滾，女的讓；老相再滾，女的再讓。大家默然。

「事情入殼了，這所謂半推半就！」老相想完，伸手拉她的被。

「放尊重些！」女的突然坐了起來，輕輕地說，「別拉拉扯扯的，大家面子要緊！」老相機械地跟着坐了起來，二人在黑暗裏不動也不開口。

「惹得我心癢癢地，却放刁勁，媽的！」老相想完，望她身上撲過去！

女的明白，把身子一讓，老相撲一個空，在艙板上撲通地叩了一個頭。女人哈的一聲笑了。

老相氣急，爬起來，再撲，女的來不及避，給老相壓住了。

「我要滅了，再不放！」女人像鷹爪下的小鷄，掙扎着。

「聲音很輕，顯然是裝腔！」老相 壁想！一壁兩手在撒野了。

「救命！救命！」誰料到她真的會喊！

青天裏一個辟歷，老相急忙放手。

「什麼事！什麼事！」管船的開了艙門，一面連聲的問。

「有什麼事，李家阿嫂在說夢話呢！」

一九二九，一，二八，於江灣寓樓。

## 野花與蔓草

式微

(八) 鄉

這是星期日的近晚，我從綠蒂家裏出來，已是五時光景了，天氣是陰沉的，微微的飄着幾

絲雨點，好像是從風裏吹來的，沒有雨腳。我照例在魯森堡園前等八號電車，終於是帶着歡笑後的倦怠而坐在電車裏了，這是還到寥落的村裏來。

我的一手支住我的頭靠着玻璃窗，眼睛正對着了街上逝去的一切店舖的廣告，街旁熱鬧着的飄飄然的遊人。然而從我腦子裏簡單地映起來的却只是綠蒂姊妹她們倆的笑臉，我自己也不自覺地露出了笑容，但一注意到對面正坐着一位極胖又矮的有着鬍子的老太婆，我很難爲情地急把笑容收斂了起來。

「她們真是好福氣。爲什麼不給我一個姊姊或妹妹呢？雖然她們也很寂寞，然而決不像我那樣的孤獨。」我腦子裏還是映起綠蒂她們倆，然因爲連念到了自己，便悵惘了。

我來P城瞬息已是四個月了。時間過去的迅速得像夢一樣，來時還是北風凜然的嚴冬，現在是分明已到了盛夏，玫瑰也開遍了，寥寂的村中到處飄着一種惹人愁緒的芬芳。我是沒有一點咒詛，也沒有一點歡喜，在度着這他鄉的光陰：感情對於我似乎已經漠然了。我有時想到我這樣東飄西流地何以自己一些也不感念着身世的悲傷？一想起及此，我竟不能回答，我自己也覺得茫然！

只有在收着國內的信的時候，引起一點遠遠的思念：失戀的T姊與她的孩子們，慈祥的

(1168)

S姊與她的孩子們，還有是C先生一家，她們是給了我不少苦惱時的慰藉，及我在歧途的援助！

「式先生，給我摺一個破桌子罷！破桌子！」比較大一點能夠說話的女孩走近了我，天真的笑着說。

「無清頭呵，前回是撕破的，怎麼好摺破的呢？摺不來個！」C夫人在旁邊緩緩的說。小的女孩還不大能說話，然而看見阿姊的手裏擎着紙張，也呵呵的喊着要走近來了。桌子抬開，碗箸擺齊，菜也來了：

「吃一點酒罷？吃一點，吃一點。」

「吃一點嘍！」

我在那裏分享她們的幸福之晚餐不止二三次。

我是一個飄流的人，我從不曾享着過家庭的幸福。我一想起那老家，便覺得煩，那裏是除了呻吟在牀上的殘病老母外，有些什麼呢？

我聽着那些，「給我摺一個破桌子罷！破桌子！」的話，吃着那幸福的晚餐，使我減少了對人生的怨抑，我所遭受不快的一切，已為她們所給我的同情及愛好而抵補了！她們使我對於



人生重有了眷戀及信仰。

這樣只要這樣，我就滿足了。我是決沒有幸享家庭的幸福，我願意一個人，飄來流去獨自的，我，只叫能有像C先生的一家，她們幸福的一家給我些同情，吃幾次幸福的晚餐，我已經滿足了。然而，現在是離遠了！我幾時還去呢？她們還能像以前一般地對我麼？——我想到去年還國去時在C先生家第一次晚餐，那情形，那心緒，我的眼淚是幾乎又要掉下來了！好像又有無數的抑怨要向C夫人及C先生說似的。同時也使我想到回國前臨離S埠的那一晚。

在火車站揚袂遠別，誰也不知道我能出來得如此快的。當我一到P城去信給H先生，他覆信的驚喜，使我自己也都不相信是那樣地值得快樂的：「總之，暑假我們一定想法在一個地方過夏，或在生活不貴的海邊。」H君的信上這般說，T君也這般想，我們只望暑假早些到來。

「H君替你溫理文法，我來教你和聲學，」T君說，便常常在打算暑假中的工作及遊玩。暑假一天一天地近了，而且先生病的消息，也一天一天地實在起來了，我第一次收到H先生肺病的消息，是在近二月前了。

「T君，我相信H君決不是肺病，你說！他的身體多健康！我不相信他會生病的！」我

(1170)

對T先生說；「你說不妨的麼？哦！生病真煩悶，但我倒喜歡生病的！」

「急啦，」T君取笑了我說：「不要緊的，小姐，你不要着急罷。他是初期的肺病，靜養就會好的。只是需要靜養才好。你勸他靜養罷！」

「急啦，」我模倣了T君的口氣說：「你真着急呢，是不是？他是你的唯一好友。」

「好友？」T君說：「可是還及不到他對你的好友。」

「那麼誰是你的好友？T小姐是你的好友罷？原來是這樣！因為有了T小姐，連H君都不承認是好友了。真是——男子的脾氣都是得新忘舊的。」

「T小姐？她與我的感情真及不到H君與你間的！」T君說。

“*Cela ne fait rien, Cela Viendra*”我聳了肩，笑了說。

「說這樣的話，要打手心咧！」T君說，說完笑，忽然若有所悟地說「哼！現在你承認H君與你是好友了罷？」

「要緊的，慢慢的就會好起來的，雖然現在還沒多大感情。」

T君又笑又氣地說：「算了！算了！你頑皮到這樣了！」

「這都是你教我的呀！」

(1171)

「我教你？我幾時說的？」

「你上次不說麼？你說我不會說話，你教我，十個法朗一小時。」

T君格格大笑了。

想到H先生，真使我感念他的熱情及熱義，倘不是他給了我許多幫助我又怎能輕易地回到中國呢？——我還能存在這世上麼？更何況裏想得到我再來這裏呢？我感念他給我許多勇氣是並給我以生活！

說到道德，就要被人罵。『新思想舊道德的新女子！』然而H先生是男子，所以，就使我不得已而找不出別的適當的名字而借用道德，說H先生是很有道德涵養的人，不至於使他受人捱罵的罷？

我見多了許多如李太白所寫的：『飾危冠，佩長劍，揚眉吐諾，激昂青雲者，咸誇炫其意氣，託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不但告之急難，十失八九，甚且要把告之急難，宣揚出去，並加以嘲笑，以博私意的痛快呢！

H先生是學純科學的，——醫的本身，本來就是藝術。——然而我覺得他比誇口大談藝術的人是更爲懂得藝術的，這是他以他的人格來藝術化了。他的行爲，他的思想，這些，都使

我連想到我所敬佩的C先生！我把我所思念於C先生一家好意的心緒同樣地送給了H先生。我憑着欄干，望着迷茫的夜色，與迷離的烟樹，遼遠的天際，我的心是沉沉地在祝福的情緒裏。

一九二九，六，十七，夜。

## 僧院生活回憶錄

章廷驥

### 一 唯一的伴侶

五月中旬我進院了，一個守門的是我的唯一的伴侶，他名字叫做小貴。因為臉皮生得很黃，附近小孩都叫他做「黃金瓜」，「有五十多歲了，脾氣很怪僻，愛喝酒，一早起來便要喝，但是很窮，因此不大有錢買酒，所以常常愁着眉，彎着腰，把手按着肚子，很傷心地對我說：「因為沒有酒喫，肚痛病又發作了！」這使他不得不當了棉被衣服去買酒喫，現在他已弄得精光了。但他還是愛背後說人壞事，他說師父養了好幾個女人，常常進城去幽會。因此師父不大喜歡，要罵他。他却更恨得師父深了。

師父一走以後，他輕罵師父的行爲便發作起來了，他甚至見了一隻黃牛，便大聲叫他

「師父」，他又得意地訴說着師父喫虧的地方：「你知道嗎？和尚買肉，總是放在香籃裏，和……」

「不要聽，不要聽，又是這一套。」聽的人總是這樣答覆他。

「和尚去買肉，」他也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顧自說下去，「肉店夥計是知道規矩的，你祇要扭轉頭，把錢向櫃子一敲，那夥計就會明白。可是我們這位師父去得次數大多了，漸漸有人知道了，那好事的少年們，便在要道等候着，見他來了，便故意揪着他手中提的香籃問道：『師父，香籃裏的是什麼？有腥氣呢！』」

「笑話；香籃裏是經卷。」他仍是很大方地走着。但是被拉住了，「要看一看！」

「對不住，對不住，讓我走。」他懇求着。

「不行！一定要看！」終於寡不敵衆，大家打開來看了。

「這是什麼？」內中一個耗子般的尖鼻子的人，從籃裏搜出一荷葉包的肉來問他。這回他可窘了，囁嚅地說：

「這……這呀？這是王家三少爺……」

「放屁！」尖鼻子說：「王家三少爺剛在市上見着來。」

「真的，那個騙你？」他想到王少爺，胆子壯了起來。

「誰有功夫和他多說話？拉他到茶店裏講去。」一個大胖子發令，大家異口同聲的贊成。

「拉！拉他走！」又是一個人說。

他又窘了，連忙哀求：「對：對不起，放我去吧！東西奉送。」

「不行！不行！要跪一跪。」

「難……：爲情！這……：」他哭喪着臉。

「那末，走！茶店。」胖子又說了。

「喏，喏，」他沒奈何，跪下去了，那一班人提着肉哄笑着走了，

他說完了，哈哈地大笑一陣，又模仿着說：「難……：爲情；這……：」

「哈！哈！」他是勝利了，他是這樣快活地過着生活。

## 二 師兄的故事

在離我的住所十來里，有一個小鎮，叫做肖金，那肖金寺中的當家，便是我的師兄。

他是個做替修的。他還年青，時常打扮得很漂亮，頗有人不滿意他，因爲和尚是不該這樣

做的。

有一次，他在市上買東西，一個年輕的女尼，走到他身邊，輕輕和他說：「一丈三尺頭，要藍的。」却不幸被好事的人們聽去，便當作新聞，到處傳說。從此他們兩人中，無論那一個，都被叫做「一丈三」了。

後來常常有人談着「一丈三」的故事，有的說女的，「一丈三」；晚上到男的「一丈三」那裏去，中途被人調戲去了。有的說「一丈三」被捉着姦了，來說的人很多，故事自然也是很多，但都是對「一丈三」不滿意的，而且語意中大半是表示着：「嗤；這樣一個好的女尼，被那個窮和尚到手去了！」

我對於晨鐘暮鼓的功課：是不大提起的，況且又是夏天，熱勢正盛，所以午餐後便睡覺了，忽然一陣的震動把我驚醒，睜開眼一看，面前立着一個人，滿面汗珠還在滴着，見我醒來，似在不安，又似在驚喜。

「哦，師兄……」我對他突然的到來，很是詫異，所以叫了出了。

「對不住！」他歉然地，又頹然地說，好像正趕了路程，還不曾休息，便倒在一把椅子上。

「你從什麼地方來？」我問。

「關東。」

「上師父那裏去嗎？」

「正是，師父來叫我去的。」

「有什麼事嗎？」

「所以……」他樣子很侷促，不說下去了。

「你說好了，不妨的，」我看他老是想說又不說的躊躇者。

「所以我要來求你，要求你幫忙。就是不知誰在師父那裏說壞話，說我做了壞事……」

我已知那「壞事」的意義了，便是「一丈三」的事件發作了。

「他說我和那女尼有了事情，但……」他還想掩飾。

「這種我都知道了，」我把他的話打斷，「你祇要把見師父的事和我說。」

「好！」他看了我一眼，也不辯了，直截地說：「因此師父不許我在寺裏住了。」

「你想怎樣呢？」

「所以我要求求你，求你替我去求求師父，我要一離了寺，便祇有餓死，自小賣給人家



做替修，一點手藝也沒有學，那裏去謀生呢？」

「喔，喔，」好久，我才想出回答的話來，「這事本來是應該幫忙的，但因為這類的  
事，師父對我也很懷疑呢？」

「其實，這有什麼要緊，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為什麼他們可以娶妻，我們便不能有  
女人呢？」他憤慨地發揮他的議論。

「但這有什麼法子！」我無聊地。

「唉！」他長嘆了一聲，坐了一會，知道我不是他的救兵，失望地走了。

過了幾天師父來了，我見了師父，不知怎地生怕，心裏惴惴地，全神灌注在他的問答  
裏，晚餐後，天色還未全暗，他問了我許多事，忽然似乎觸到了什麼心事，問道：

「那個壞坯來了嗎？」

「誰？不知道。」我愕然了。

「就是肖金那個。」

「喔，沒有，沒有。」我極力掩飾。

「我已經把他趕走了。」

(1178)

「唔。」

「你千萬不可學他！」他那譏諷似的眼光朝我釘着。「做和尙不應該喜歡女人，你知道嗎？」

我悚然地，一聲也不敢回答。

(全部未完)

## 關於「子見南子」

魯迅

### 一 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生會通電

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各民衆團體各級學校各報館均鑒：

敝校校址，設在曲阜，在孔廟與衍聖公府包圍之中，敝會成立以來，常感封建勢力之壓迫，但瞻顧環境，遇事審慎，所有行動，均在阜縣黨部指導之下，努力工作，從未嘗與聖裔牴牾。

不意，本年六月八日敵會舉行遊藝會，因在敵校大禮堂排演子見南子一劇，竟至開罪孔氏，連累敵校校長宋還吾先生，被孔氏族人孔傳增等越級至國民政府教育部控告侮辱孔子。頃教育部又派參事朱葆勤來曲查辦，其報告如何敵會不得而知，惟對於孔氏族人呈控敵校校長各節，認為絕無意義；斷難成立罪名，公論具在，不可掩沒。深恐各界不明真相，受其蒙蔽，代孔氏宣傳，則反動勢力之氣焰日張，將馴至不可收拾矣。

敵會同人正在青年時期，對此腐惡封建勢力絕不低首降伏。且國民革命能否成功，本黨主義能否實行，與封建勢力之是否存在，大有關係。此實全國各級黨部，民衆團體，言論機關，共負之責，不只敵會同人已也。除將教育部訓令暨所附原呈及敵校長答辯書另文呈閱外，特此電請

台覽，祈賜指導，並予援助爲荷。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生會叩。真。

二 教育部訓令第八五五號 六月二十六日

令山東教育廳

關於子見南子

據孔氏六十戶族人孔傳堉等控告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宋還吾侮辱宗祖孔子呈請查辦等情前來。查孔子誕日，全國學校應各停課，講演孔子事蹟，以作紀念。又是項紀念日，奉行政院第八次會議決，定爲現行歷八月二十七日。復於制定學校年學期及休假日期規程時，遵照編入，先後通令遵行各在案。原呈所稱各節，如果屬實，殊與院部紀念孔子本旨，大相違反。據呈前情，除以「呈悉。原呈所稱各節，是否屬實，仰令行山東教育廳查明，核辦，具報」等語批示外，合行抄發原呈，令仰該廳長查明，核辦，具報。此令。

## 計抄發原呈一件——

呈爲公然侮辱宗祖孔子，羣情不平，懇查辦明令照示事。竊以山東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係山東曹州府人，北京大學畢業，賦性乖僻，學術不純，因有奧援，濫長該校，任事以來，言行均涉過激，絕非民黨本色，早爲有識者所共見。其尤屬背謬，令敝族人難堪者，爲該校常貼之標語及遊行時所呼之口號，如孔丘爲中國第一罪人，打倒孔老二，打倒舊道德，打破舊禮教，打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打倒衍聖公府輸資設立的明德學校。兼以粉鉛筆塗寫各處孔林孔廟，時有發見，防無可防，擦不勝擦，人多勢強，暴力堪虞。鈞部堅持全國教育方針所在，施行劃一，對於孔子從未有發表侮辱之明文。該校長如此放縱，究

係採取何種教育？稟承何項意旨？抑或別開生面，另有主義？傳墳等既屬孔氏，數典固不敢忘祖，勸告徒遭其面斥，隱忍至今，已成司空見慣。詎於本年六月八日該校演劇，大肆散票，招人參觀，竟有子見南子一齣，學生抹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員裝成南子，冶艷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綠林氣概。而南子所唱歌詞，則詩經鄘風桑中篇也，醜態百出，褻瀆備至，雖舊劇中之大鑼缸小寡婦上墳，亦不是過。凡有血氣，孰無祖先？敝族南北宗六十戶，居曲阜者人尙繁夥，日見耳聞，難再忍受。加以日賓犬養毅等昨日來曲，路祭林廟，侮辱條語，竟被瞥見。幸同時伴來之張繼先生立催曲阜縣政府飭差揭撥，並到該校講演，指出謬誤。乃該校訓育主任李燦埙大肆惱怒，即日招集學生訓話，謂犬養毅爲帝國主義之代表，張繼先生爲西山會議派腐化分子，孔子爲古今中外之罪人。似此荒謬絕倫，任意謾罵，士可殺不可辱，孔子在今日，應如何處治，係屬全國重大問題，鈞部自有權衡，傳墳等不敢過問。第對於此非法侮辱，願以全體六十戶生命負罪贖愆，迅將該校長宋還吾查明嚴辦，招示大眾，感盛德者，當不止敝族已也。激憤陳詞，無任悚惶待命之至。除另呈蔣主席暨內部外，謹呈  
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蔣。

具呈孔氏六十戶族人孔傳墳 孔繼選 孔廣瑛

孔憲桐	孔繼倫	孔繼珍
孔傳均	孔廣珣	孔昭蓉
孔傳詩	孔昭清	孔昭坤
孔慶霖	孔繁蓉	孔廣梅
孔昭昶	孔憲劍	孔廣成
孔昭棟	孔昭鏗	孔憲蘭

### 三 山東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答辯書

孔氏六十戶族人孔傳堉等控告山東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侮辱孔子一案，業經教育部派朱參事葆勤及山東教育廳派張督學郁光來曲查辦。所控各節是否屬實，該員等自能相當報告。惟茲半原委，還吾亦有不能已於言者，特續析陳之。

原呈所稱：「該校常貼之標語，及遊行時所呼之口號」等語。查各紀念日之羣衆大會均係曲阜縣黨部招集，標語口號多由黨部發給，如：「孔丘爲中國第一罪人」「打倒孔老二」等標語及口號，向未見聞。至「打倒舊道德」「打倒舊禮教」等標語，其他民衆團體所張

貼者，容或有之，與本校無干。「打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當是本校學生會所張貼之標語。姑無論學生會在黨部指揮之下，還吾不能橫加干涉。縱使還吾能干涉，亦不能謂為有辱孔門，而強使不貼。至云：「打倒衍聖公府輸資設立之明德中學」，更屬無稽。他如原早所稱：「兼以粉鉛筆塗寫各處，孔林孔廟時有發見，防匪可防，擦不曉擦」等語。粉鉛筆等物何地蔑有，果何所據而指控本校。繼云：「人多勢強，暴力堪虞」，更無事實可指，本校縱云學生人多，較之孔氏六十戶，相差何啻百倍。且赤手空拳，何得謂強，讀書學生，更難稱暴。本校學生平日與社會民衆，向無牴牾，又何堪虞之可言。

至稱本校演子見南子一劇，事誠有之。查子見南子，見於論語。論語者七十子，學者所記，羣倫奉為聖經，歷代未加刪節，述者無罪，演者被控，無乃太冤乎。且原劇見北新書局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號係語堂所編，流播甚廣，人所共見。本校所以排演此劇者，在使觀衆明了禮教，與藝術之衝突，在藝術之中，認取人生真義。演時務求逼真；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貌極莊嚴。扮南子者，古裝秀雅，舉止大方。扮子路者，雄冠劍佩，頗有好勇之致。原呈所稱：「學生抹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員裝成南子，淫冶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綠林氣概」，真是信口胡云。若夫所所歌詞，均係三百篇舊文，亦原劇本所有。如謂桑中一

篇，有讀聖明，則各本詩經，均存而不廢，能受於庭下，吟於堂上，獨不得高歌於大庭廣衆之中乎。原是以桑中之篇，比之於小寡婦上墳，及大鋸缸，是否孔氏庭訓之真義，異姓不得而知也。

又據原呈所稱：犬養毅張繼來本校，演講一節。係本校歡迎而來。並非秉承孔氏意旨，來校指斥謬誤。本校訓育主任，招集學生訓話，係校內例行之事，並非偶然。關於犬養毅來中國之意義，應向學生說明。至謂「張繼先生，爲西山會議派，腐化份子」，云云：係張氏講演時，所自言之。至云：「孔子爲古今中外之罪人」。此類荒謬絕倫，不合邏輯之語，本校職員縱使學識淺薄，亦不至如此不通。况本校訓育主任李燦埙，係本黨忠實同志，歷任南京特別市黨部訓練部指導科主任，綏遠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秘書，向來站在本黨的立場上，發言謹慎，無可疵議。山東教育廳訓令第六九三號，曾謂：「訓育主任李燦埙，對於黨義有深切的研究，對於工作有豐富的經驗，平時與學生接近，指導學生得法，能溶化學生思想歸於黨義教育之正軌，訓育可謂得人矣」。該孔氏等隨意誣蔑，是何居心。查犬養毅張繼來曲，寓居衍聖公府，出入皆乘八抬大轎，校人傳言，每饌價至二十六元。又云餽以古玩玉器等物，每人十數色。張繼先生等一行離曲之翌日，而控還吾之呈文，即已置郵。此中線



索，大可尋味。

總觀原呈：滿紙謊言，毫無實據。謂爲「侮辱孔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縱使所控屬實，亦不出言論思想之範圍。盡可公開討論，無須小題大做。且「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載在黨綱，誰敢違背？該孔傳墳等，捏辭誣陷，越級呈控，不獲罪戾，而教部竟派參事來曲查辦，似非民主政治之下，所應有之現象。

又據原呈所稱全體六十戶云云。查六十戶者，實孔氏特殊之封建組織。孔氏族人大別爲六十戶，每戶有戶首，戶首之上，有家長，家長戶首處理各戶之訴訟，每升堂，例陳黑紅鴨嘴棍，訴訟者，則跪述事由，口稱大老爺，日動遭肉刑，儼然專制時代之小朝廷。聽訟則以情不以理，所謂情者大抵由金錢交易而來。案經判決，雖至冤屈，亦不敢訴諸公堂。曲阜縣知事，對於孔族及其所屬之訴訟，向來不敢過問。家長戶首又可以勒捐功名。例如捐廟員者，每職三十千至五十千文，而勒捐之事，又層出不絕。戶下孔氏，含冤忍屈，不見天日，已有年矣。衍聖公府又有百戶官職，雖異姓平民，一爲百戶，卽殺人兇犯，亦可逍遙法外。以致一般士劣，爭出巨資，乞求是職。雖鄰縣鄰省，認捐者亦不乏人。公府又有號喪戶彙帶戶等名稱，尤屬離奇。是等官員，大都狐假虎威，欺壓良善，不僅害及戶下孔氏，直害及異

姓民衆，又不僅害及一縣，且害及鄰封。戶下孔氏，受其殃咎，猶可說也！異姓民衆，獨何辜歟？青天白日旗下，尙容有是制乎？

本校設在曲阜，歷任皆感困難。前校長孔祥桐以開罪同族，至被控去職，銜恨遠引，發病而死。繼任校長范炳辰，蒞任一年之初，被控至十數次。本省教育廳設計委員會，主將本校遷至濟寧，遠避封建勢力，不爲無因。還吾到校以來，對於孔氏族人，向無不恭。又曾倡議重印孔氏遺書，如微波榭叢書以及儀鄭堂集等，表揚先哲之思，不爲無徵。本校學生三百餘人，隸曲阜縣籍者將及十分之二。附屬小學四百餘人，除外縣一二十人外，餘盡屬曲阜縣籍，民衆學校婦女部，完全爲曲阜縣學生。所謂曲阜縣籍之學生，孔氏子女，迨居半數。本年經費困難萬分，因曲阜縣教育局取締私塾，學生無處就學，本校附小本七班經費，又特開兩班以資收容。對於地方社會，及孔子後裔，不謂不厚。本校常年經費五六萬元，除薪俸支去半數外，餘多消費於曲阜縣內。學生每人每年，率各消費七八十元。曲阜縣商業，所以尙能如今者，本校不爲無力。此次署名控還吾者，並非六十戶戶首，多係鄉居之人，對於所控各節未必知情，有無冒簽假借等事，亦難確定，且有土劣混屬其中。經還吾詢問：凡孔氏精明事理者，類未參加此事。且謂孔傳墳等此種舉動，實爲有識者所竊笑。縱能盡如彼等之

意，將校長查明嚴辦，昭示大衆。後來者將難乎爲繼，勢非將本校遷移濟寧或兗州，無法辦理。若然，則本校附小四百學生，將爲之失學，曲阜商業，將爲之蕭條矣。前津浦路開修時，原議以曲阜縣城爲車站，衍聖公府迷信風水，力加反對，遂改道離城十八里外之姚村，至使商賈行旅，均感不便。馴至曲阜縣城內社會，仍保持其中古狀態，未能進化。由今視昔，事同一例。曲阜民衆何負於孔傳墳等，必使常在半開化之境，不能吸收近代之文明？卽孔氏子弟亦何樂而爲此，孔氏六十戶中不乏開明之士，當不能坐視該孔傳墳等之胡作非爲，而瞑然無覩也。

更有進者。還吾自加入本黨，信奉

總理遺教，向未違背黨紀。在武漢時，曾被共產黨逮捕下獄兩月有餘，分共之後，方被釋出。原呈所謂：「言行均涉過激，絕非民黨本色」云云者，不知果何據而云然？該孔傳墳等并非本黨同志，所謂過激本色之意義；恐未必深曉。今竟誣告本黨同志，本黨應有所以處置之法；不然效尤者接踵而起，不將從此多事乎？還吾目在北京大學畢業之後，從事教育，歷有年所。十五年秋又入廣州中國國民黨學術院，受五個月之嚴格訓練。此次任職，抱定三民主義教育宗旨，遵守上級機關法令，凡有例假，無不執行，對於院部功令，向未違背。且北伐

成功以還，中央長教育行政者，前爲蔡子民先生，今爲蔣夢麟先生，在山東則爲教育廳何仙槎廳長，均係十年前林琴南所視爲「覆孔孟，創倫常」者也。蔡先生復林琴南書，猶在言行錄中，蔣先生主編新教育，何廳長著文新潮，還吾在當時景佩實深，追隨十年，舊志未改，至於今日，對於院部本旨所在，亦不願稍有出入。原呈：「鈞部管持全國教育，方針所在，施行劃一，對於孔子從未有鄙夷侮辱之明文，該校長如此放縱，究係採取何種教育？稟承何項意旨？抑或別開生面，另有主義？」云云。顯係有意陷害，無所不用其極。

還吾未嘗出入孔教會之門，亦未嘗至衍聖公府專誠拜謁，可謂賦性乖僻。又未嘗日日讀經，當然學術不純。而本省教廳訓令第六九三號內開：「校長宋還吾態度和藹，與教職員學生精神融洽，作事頗具熱誠，校務支配，均甚適口，對於教員之聘請，尤爲盡心」云云。不虞之譽，竟臨藐躬，清夜自思，良不敢任。還吾籍隸山東舊曹州府城武縣，確在北京大學畢業，與本省教育廳何廳長不無同鄉同學之嫌，所謂：「因有奧援」者，殆以此耶？但因與廳長有同鄉同學之嫌，即不得充校長，不知依據何種法典？院部有無明令？至於是否濫長，官廳自可考查社會，亦有公論，無俟還吾喋喋矣。還吾奉職無狀，得罪巨室，至使孔傳璿等寅緣權要，越級呈控，混亂法規之程序。教育無法進行，學生因之傍徨。午夜疚心，莫知所從。本

宜躬候裁處，靜默無言，但恐社會不明真象，評判無所根據，故撮述大概如右。邦人君子，其共鑒之。

七月八日

#### 四 教育部朱參事及山東教育廳會銜呈文

呈爲會銜呈復事。案奉鈞部訓令，以據孔氏六十戶族人孔傳璿等以山東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侮辱宗祖孔子呈請查辦等情，飭廳查明核辦，并派葆勤來魯會同教育廳查辦具報等因。奉此，遵由職廳飭派省督學張郁光隨同葆勤馳赴曲阜，實地調查，對於本案經過情形，懇悉梗概。查原呈所控各節，計有三點：一，爲發佈侮辱孔子標語及口號；二，爲表演「孔子見南子」戲劇，三，爲該校訓育主任李燦坤召集學生訓話，辱罵犬養毅張繼及孔子。就第一點言之，除「打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之標語，該校學生會確曾寫貼外，其他如「孔丘爲中國第一罪人，」「打倒孔老二」等標語，均查無實據。就第二點言之，「孔子見南子」劇，確從表演，惟查該劇本，並非該校自撰，完全根據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號內林語堂所編成本，至扮演孔子脚色，衣冠端正，確非丑末。又查學生演劇之時，該校校長宋還吾正因公在省。就第三點言之，據由學生方面調查所得，該校早晚例有訓話一次，當日

#### 關於子見南子

歡迎犬養毅，張繼二先生散會後，該校訓育主任於訓話時，曾述及犬養氏之爲人，及其來華住務，並無辱罵張氏。更無孔子爲古今中外罪人之語。再原呈署名人據查多係鄰居，孔氏族人之城居者，對於所控各節，多淡漠視之。總計調查所得情形，該校職教員學生似無故意侮辱孔子事實，祇因地居闕里，數千年來，曾無人敢在該地，對於孔子有出乎敬禮崇拜之外者，一旦編人劇曲，摹擬容聲，駭詫憤激，亦無足怪。惟對於該校校長宋還吾究應若何處分之處，職等未敢擅擬，謹根據原呈所控各節，將調查所得情形，連同子見南子劇本，會銜呈復，恭請鈞部鑒核批示祇遵，實爲公便。謹呈教育部部長蔣。附呈奔流月刊一冊。參事朱葆勤，兼山東教育廳廳長何思源。

## 五 濟南通信

曲阜第二師範，前因演子見南子新劇，惹起曲阜孔氏族人反對，向教育部呈控該校校長宋還吾。工商部長孔祥熙亦主嚴辦，教育部當派參事朱葆勤來濟，會同教育廳所派督學張郁光，赴曲阜調查結束，毫無實據，教廳會同朱葆勤會呈教部核辦。十一日孔祥熙隨蔣主席過濟時，對此事仍主嚴究。教長蔣夢麟監察院長蔡元培日前過濟赴青島時，曾有非正式表

示，排演新劇，并無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應小題大做。究竟結果如何，須待教部處理。

(八月十六日新聞報)

## 六 子見南子案內幕

▲衍聖公府陪要人大囁

▲青皮訟棍爲祖宗爭光

昨接山東第二師範學生會來函，報告子見南子一劇訟案之內幕，雖未免有偏袒之辭：然而亦足以見此案癥結之所在，故錄刊之。

曲阜自有所謂孔氏族人孔傳堦等二十一人，控告二師校長宋還吾侮辱「孔子」，經教部派員查辦以後，各報雖有刊載其消息，惟多語焉不詳。蓋是案病根，因二師學生，于六月八日表演子見南子一劇；當時及事後，皆毫無動靜。迨六月十八日，有中外名人犬養毅及張繼，聯翩來曲，聖公府大排盛宴，名人去後四日於是忽有宋校長被控之事，此中草蛇灰線，固有迹象可尋也。至于原告廿一人等，並非六十戶首，似尙不足以代表孔氏，蓋此不過青皮訟棍之流，且又未必悉皆知情。據開幕後係孔祥藻，孔繁樸等所主使，此案始因此而擴大。孔祥藻爲曲阜之著名大青皮，孔繁樸是孔教會會長。按孔繁樸嘗因廣置田產，致逼兄吞烟而死，則

關於子見南子

其人品可知，而所謂孔教會者，僅彼一人之獨角戲而已。彼欲擴張孔教會勢力，非將二師遷移他處，實無良法，則此次之乘機而起，自屬不可免者，故此案直可謂二師與孔教會之爭也。至于其拉攏青皮訟棍，不過以示勢衆而已。現曲阜各機關，各民衆團體，均抱不平，建設局，財政局，教育局，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商會，二師學生會，二師附小學生會等，俱有宣言呈文聯合駁孔傳靖等而，尤以縣黨部對於封建勢力之囂張，憤激最甚。孔傳靖等亦無大反動力量，故此案不久即可告一段落也。

(七月十八日金鋼鑽)

## 七 小題大做

史梯耳

關於曲阜二師排演「子見南子」引起的風波

至聖孔子是我們中國「思想界的權威」，支配了數千年來的人心，並且從來沒失勢過。因此，才遺留下這舊禮教和封建思想！

歷史是告訴我們，漢劉邦本是一員亭長，一個無賴棍徒，却一旦「貴爲天子」，就會尊孔，朱元璋不過一牧牛兒，一修道和尚，一天「危坐龍庭」，也會尊孔，愛新覺羅氏入主中，也要「存漢俗尊儒（孔）術」。這些「萬歲皇爺」爲什麼這樣志同道合呢？無非爲了孔



家思想能夠訓練得一般「民」們不敢反抗，不好「犯上作亂」而已！我們無怪乎從前的文人學士「八股」都做得「一百成」，却沒有半點兒「活」氣！

中山哲學是「知難行易」，側重在「知」，遺囑又要「喚起民衆」，更要一般民衆都「知」，至聖孔子却主張民只可使「由」不可使「知」，他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不是和中山主義相違！現在革命時代於反動封建思想還容許他殘留嗎？

山東曲阜第二師範學校爲了排演「子見南子」一劇，得罪了「聖裔」孔傳靖等，郵呈國府教育部控告該校校長「侮辱宗祖孔子」的罪名，驚動了國府派員查辦。我因爲現在尙未見到奔流上的原劇本，無從批判這幕劇是否侮辱孔子，但據二師校長說：「本校排演此劇者，在使觀衆明了禮教與藝術之衝突，在藝術之中，認取人生真義」云云。夫如此，未必有什麼過火的侮辱，不過對於舊禮教或致不滿而已。談到舊禮教，這是積數千年推演而成，並非孔子所手創，反對舊禮教不能認定是侮辱孔子，況且舊禮教桎梏人性錮蔽思想的罪惡，已經不容我們不反對了！如果我們認清現在的時代，還要不要尊孔，要剷不除封建思想，要不要藝術產生，自然明白這次曲阜二師的風波是關係乎思想藝術的問題，是封建勢力向思想界藝術界的進攻！

不過國府教育部爲了這件演劇瑣事，却派員查辦啦。訓令查覆啦，未免有「小題大做」之嫌，我想。

一九二九，七，十八，於古郡。（七月二十六日「華北日報副刊」所載）

## 八 爲「辱孔問題」答大公報記者

宋還吾

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大公報社評，有「近日曲阜之辱孔問題」一文，昨天才有朋友找來給我看；看過之後，非常高興。這個問題，在山東雖然也引起各報的討論，但討論到兩三次，便爲別種原因而消沈了。大公報記者居然認爲是個問題，而且著爲社論，來批評我們；我們除感佩而外，還要對於這件事相當的聲明一下，同時對於記者先生批評的幾點，作簡單的答復。

我們認爲孔子見南子是一件事實，因爲：一，「子見南子」出於論語，論語不是一部假書，又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當然不是造孔子的謠言。二，孔子周游列國，意在得位行道，揆之「三日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的古義，孔子見南子，是可以成爲事實的。

「子見南子」是一本獨幕悲喜劇。戲劇是藝術的一種。藝術的定義，最簡單的是：人生的表現或再見。但沒有發見的人，也表現不出什麼來；沒有生活經驗的人，也發見不出什麼來。有了發見之後，把他所發見的意識化了，才能表現於作品之中。「子見南子」，是作者在表現他所發見的南子的禮，與孔子的禮的不同；及周公主義，與南子主義的衝突。他所發見的有淺深，所表現的有好壞，這是我們可以批評的。如果說：他不應該把孔子扮成劇本中的角色，不應該把「子見南子」這回事編成劇本，我們不應該在曲阜表演這樣的一本獨幕悲喜劇：這是我們要付討論的。

大公報的記者說：「批評須有其適當之態度：即須忠實，須謹慎，不能離開理論與史實。」這是立論的公式，不是作戲劇的公式，也不是我們演劇者所應服從的公式。

又說：「子見南子，『見』而已矣，成何藝術？有何人生真義？又何從發見與禮教之衝突？」（在這裏，我要附帶着聲明一下。我的答辯書原文是：「在禮教與藝術之間，認取人生真義」。書手寫時錯誤了。不過這些都無關宏旨。）「見而已矣」！固然！但在當時子路已經不說，孔子且曾發誓，是所謂「見」者，豈不大有文章？而且南子曾宣言；到衛國來見寡君的，必須見寡小君。孔子又曾陪南子出遊，參乘過市。再連同南子的許多故事，輯在一

塊，表演起來，怎見得就不能成爲藝術？藝術的表現，有作者自己在內，與作史是不同的。呵！孔子有孔子的人生觀，南子也自有她的人生觀，把這兩種不同的人生觀，放在一幕裏表演出來，讓觀衆自己認識去，怎見得發見不出人生的真義？原劇所表演的南子，是尊重自我的，享樂主義的；孔子却是一個尊守禮法的，要得位行道的。這兩個人根本態度便不同，又怎能沒有衝突？至於說：「普通界說之所謂禮教，乃宋儒以後之事，非原始的孔教。」我要請問：原始的孔教，究竟是什麼樣子？魏晉之間，所常說的「禮法之士」，是不是指的儒家者流？

又說：「例以如演『子見南子』之劇，可以明藝術與人生。吾不知所謂藝術與人生者何若也！」上文說過：藝術是人生的表現，作者在表演人生，觀者看了之後，各隨其能成的程度，而有所見於人生，又有人專門跑到劇場中去看人類。所謂藝術與人生者就是這樣，這有什麼奇怪？難到說，凡所謂藝術與人生者，都應在孔教的範疇之中麼？

記者先生又由孔學本身上觀察說：「自漢以來，孔子橫被帝王利用，竟成偶像化，形式化，然其責孔子不負之。——真理所示，二千年前之先哲，初不負二千年後政治之責任。」我却以爲不然。自漢以來，歷代帝王，爲什麼單要利用孔子？最尊崇孔子的幾個君主，都是

什麼樣的人？他們尊崇孔子的意義是什麼？如果孔子沒有這一套東西，後世帝王又何從利用起？他們爲什麼不利用老莊與荀子？一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成爲游民階級的「士」，不都是在尊崇孔教的口號之下，產生出來的嗎？歷代政治權力者所象養的士，不都是祖述孔子的嗎？他們所祖述的孔子學說，不見得都是憑空捏造的吧？孟子說過：「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幾乎被朱元璋趕出聖廟去，張宗昌因爲尊孔能收拾人心，除了認孔德成爲「仁任」之外，還刻印了十三經。封建勢力善以孔子的學說爲護符，其責孔子不負之誰負之？

又說：「孔學之真價值，初不藉政治勢力爲之保存，反因帝王利用而教義不顯。」那麼，記者先生對於我這次被告，應作何感想呢？

記者先生說我們研究不澈底，態度不謹嚴。記者先生忘記我們是在表演戲劇，不是背述史實；我們是在開游藝會，不是宣讀論文。而且「自究極的意義言之」，演者在表演實人生時，不用向他說你要謹嚴謹嚴，他自然而然地會謹嚴起來；因爲實人生是嚴肅的，演者而對着實人生時，他自會嚴肅起來的。同時，如果研究的不澈底，也絕對表演不好。在籌備演「子見南子」的時候，我曾教學生到孔廟裏去看孔子及子路的塑像，而且要過細地看一下。對於論語，尤其是鄉黨一篇，要着實地研究一下。單爲要演戲，還詳細地討論過「溫良恭儉

讓「五個字的意味。我們研究的固然不算怎樣澈底，但已盡其最善之努力了。記者先生還以為我們太草率麼？我們應當讀書十年之後，再演「子見南子」麼？不必吧！記者先生既說：「『子見南子』劇脚本，吾人未見；曲阜二師，如何演劇，更屬不知。」還能說我們研究不澈底，態度不謹嚴麼？何不買一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號看看，到曲阜實地調查一下再說呢？這樣，豈不研究的更澈底，態度更能謹嚴些麼？而且我們演劇的背影是什麼？曲阜的社會狀況何若？一般民衆的要求怎樣？記者先生也許「更屬不知」吧？那末，所根據的史實是什麼呢？記者先生對於孔學本身，未曾論列；何謂禮教？何謂藝術？更少發揮。對於我個人，頗有敲打；對於我們演「子見南子」微詞更多：不知根據的什麼理論？

所謂「孔學的本身」，與「孔學的真價值」，到底是什麼？請大公報的記者，具體的提出來。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十八年的立場上，願意陪着記者先生，再重新估量估量。

一九二九，七，二八，濟南旅會。

## 九 教育部訓令第九五二號

令山東教育廳

查該省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被控侮辱孔子一案，業令行該廳查辦，並加派本部參事朱葆勤，會同該廳，嚴行查辦各在案。茲據該參事廳長等，將查明各情，會同呈復前來。查該校校長宋還吾，既據該參事廳長等，會同查明，尙無侮辱孔子情事，自應准予置議。惟該校校長以後須對學生嚴加訓誥，並對孔子極端尊崇，以符政府紀念及尊崇孔子本旨。除據情並將本部處理情形，呈請行政院鑒核轉呈，暨指令外，合行令仰該廳知照，並轉飭該校校長遵照此令。

## 十 曲阜二師校長呈山東教育廳文

呈爲呈情事。案據山東民國日報，山東黨報二十八日登載教育部訓令九五二號，內開「云云」。查辦以來，引咎待罪，二十餘日，竟蒙教育部昭鑒下情，准予置議，感激之餘，亟思圖報。惟關於訓誥學生，尊崇孔子兩點，尙無明文詳細規定。恐再有不符政府紀念及尊崇孔子本旨，致重罪戾，又以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紀念，爲期已迫，是以未及等候教廳載令到校，提前呈請。查孔家哲學之出發點，約略言之，不過一部易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

( 119 )

下，定民志。一類此乾坤定位，貴賤陳列，以明君臣之大義，以立萬世之常經的宇宙觀，何等整齊。自民國肇造以來，由君主專制之政體，一變而為民主民治，由孔家哲學之觀點論之，實不啻翻天倒澤，加履首上，上下不辨，民志不定，乾坤毀滅，陰陽錯亂，一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一如此則孔家全部哲學，尙何所根據乎？此後校長對學生，有所訓誥，如不闡明孔子尊君之義，則訓誥不嚴，難免違犯部分之罪，如闡明孔子尊君之義，則又抵觸國體，將違犯刑法第一百零三條，及第一百六十條。校長在武漢被共黨逮捕入獄，八十餘日，飽嘗鐵窗風味，至今思之，猶覺寒心，何敢再觸法網，重入囹圄。校長効力黨國，如有罪戾，應請明令處置，如無罪戾何為故使進退難谷？校長懷刑畏法。只此一端，已無以自處。竊謂應呈請部院，刪除刑法第一百零三條，及第一百六十條，或明令解釋講演孔子尊君之義為不抵觸國體，則校長將有所遵循，能不獲罪。又查尊崇孔子最顯著者莫過於祭孔典禮，民國以來，祭孔率行鞠躬禮，惟袁世凱籌備帝制時，則定為服祭天服，行跪拜禮，張宗昌在山東時亦用跪拜禮。至曲阜孔裔告祭林廟時，自袁世凱以來，以至今日，均係服祭天服，行跪拜禮，未常稍改。本校設在曲阜，數年前全校師生赴孔廟參加祭孔典禮，曾因不隨同跪拜，大受孔裔斥責，幾起衝突。刻距現行歷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為期不足一



月，若不預製祭天服，定行跪拜禮，倘被孔裔控告，爲尊崇孔子，未能極端，則校長罪戾加重，當何詞以自解？若預製祭天服，則限於預算，款無所出，實行跪拜禮，則院部尙無功令，冒然隨同，將違背現行禮節，當然獲罪。且查曲阜衍聖公府，輸資設立明德中學，尙無所謂星期，每舊歷庚日，則休假一日，名曰旬休，舊歷朔望，例須拜孔，行三跪九叩禮，又每逢祭孔之時，齊集廟內，執八佾舞於兩階。本校學生如不從同，則尊崇不能極端，如須從同，是否違背院部功令。凡此種種，均請鈞廳院轉部，明令示遵。臨呈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呈山東省政府教育廳廳長何。山東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七月二十八日。

### 十一 山東教育廳訓令第一二〇四號 八月一日

省立第二師範校長宋還吾調廳另有任用，遺缺以張敦訥接充。此令。

### 十二 結語

有以上十一篇公私文字，已經可無須說明，明白山東曲阜第二師範學校演「子見南子」一案的表裏。前幾篇呈文（二至三），可藉以見「聖裔」告狀的手段和他們在聖地的威嚴；

關於子見南子

( 1202 )

中間的會呈（四），是證明控告的說誑；其次的兩段記事（五至六），則獨發此案的內幕和記載要人的主張的。待到教育部訓令（九）一下，表面上似乎已經無事，而宋校長偏還強項，提出種種問題（十），於是只得，調廳，另有任用（十一），其實就是「撤差」也矣。這即所謂「息事甯人」之舉，也還是「強宗大姓」的完全勝利也。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夜，魯迅編訖謹記。